

官场现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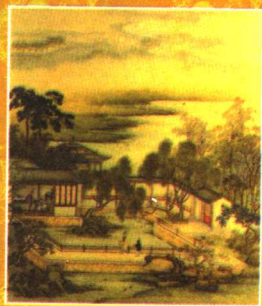
李宝嘉／著

中国
古典
小说大系

第二辑

①

五
大
奇
书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
古典小说大系

第二辑

Ⅰ

官场现形记

下卷

李宝嘉／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2)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6)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9)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51)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65)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姻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79)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93)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107)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20)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35)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51)

第 十 三 回

听申飭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65)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82)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99)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216)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32)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51)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70)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87)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302)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319)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334)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51)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70)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86)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400)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414)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433)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450)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71)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490)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508)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528)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赀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546)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562)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581)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595)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惑侠友 (611)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诨多才 (625)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642)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655)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蠹蛄堂构相承 (669)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685)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704)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723)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740)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递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753)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771)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790)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810)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830)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848)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纒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865)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街条州判苦求情 (880)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900)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924)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939)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957)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972)

附录 清代的官制 (985)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话说冒得官回家之后，嘱咐太太把女儿打扮停当，又收拾了一间房屋，将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他自己一路出来，先送信给统领的小戈什，托他务必将此事拉拢成功，感德匪浅。自己却躲在一个朋友家去过夜。

却说统领向例：每天这顿晚饭是从不在家吃的，托名在外面应酬，其实是天天在秦淮河里鬼混。这天到了下午，仍旧坐轿出门，先在船上打牌，又到钓鱼巷里吃酒。约摸应酬到十一点多钟，毕竟心上有事，便先吩咐打轿回去。小戈什的心上明白，预先叮嘱轿夫，叫他把轿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馆跟前，敲门进去。羊统领假充酒醉，跟了过来。此时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当把他一领领到小姐房中，众人一哄而出。统领等房中无人，才上前同小姐勾搭。听说这一夜总共问了冒小姐不少的话，冒小姐只是不答，赛同哑子一样。羊统领以为他是害羞，所以并不在意。

良宵易过，便是天明。羊统领正在好睡的时候，忽听得大门外有人敲门，打的震天价响。随后接着有人出来开门。这进来的人分明是个男人声气。羊统领虽然是个偷花的老手，到了此时，不禁心中害怕起来，生恐是小戈什误听人言，以致落了他们的圈套。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察看动静；听了听，只

听得房间外面有人低低的说话。于是羊统领格外疑心，正想穿起长衣，轻轻拨去门闩，拿在手中，预备当作兵器，可以夺门而出。说时迟，那时快，羊统领在里面各事停当，走到门前，又侧着耳朵听了一听，谁知反无动静；于是心上更为惊疑不定。想要开门，一时又不敢去开，只得呆呆站立在门内，约摸站了有两刻钟之久。冒小姐业亦披衣下床。此时冒小姐棠睡初醒，花容愈媚。羊统领越看越爱，不禁看出了神，忘其所以，轻轻说得一句道：“天还早得很，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冒小姐亦不理他。却不料这一问早被门外一个人听见，用手指头轻轻把门叩了两下，亦说道：“天还早得很，统领为甚么不再睡一会儿？”羊统领一听门外有男人说话，这一吓非同小可！但是说话的声音很熟，一时想不起是谁，怔在那里半天喘不出气来。还是冒小姐爽快，连忙迈步走近门前，伸手将两扇门豁琅一声拉了开来，说了声“有话让你们当面讲”。羊统领起初还当是小姐过来拉他的，却不料有此一番举动。房门开处，朝外一望，只见一个男人直僵僵的朝着房门跪着不动；那人低着头，亦看不出面貌。羊统领满腹狐疑，更是摸不着头脑。正在两难的时候，幸亏门外跪的人先开口道：“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师。难得老师赏脸，沐恩感恩匪浅！”说完这两句，抬起头来听统领吩咐话。羊统领仔细一看，认得他是冒得官，直弄得毫无主意。只听得冒得官又说道：“丫头还不过来帮着我求求统领！”一言未了，他女儿亦跪下了。

羊统领至此方才恍然大悟。见他们跪着不起，知道没有歹意，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一手去拉小姐，嘴里说道：“你们这番好意我都晓得。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冒得官起来之后，又请一个安，说道：“全仗老师栽培！”其时脸水早

点心都已齐备。羊统领只揩了一把脸，立刻要走。冒得官父女两个拉着，抵死不放，定要统领吃过点心再去。羊统领无奈，只得每样夹了一点吃了方才走的。冒得官又赶出门外，站过出班，方才进来。

自此以后，羊统领便天天到他家走动。又过了两日，却把冒得官传了去问过仔细，见了制台，替他竭力的洗刷。制台一心修道还来不及，那里有工夫管这闲事，便也不去追回。统领回来，便借了一桩事，把朱得贵的差使撤掉还不算，又要斥革他的功名，办他的递解。朱得贵急了，到处托人替他求情。冒得官便挺身而出，说：“我去替你求情。”见了统领鬼混了一阵，统领非但不革他的功名，并且还赏他一封信，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标下去当差。一个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这朱得贵非但不恨他，而且还感激他：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

话分两头。且说羊统领在江南久了，认识的人亦就渐渐的多了。而且他南京有卖买，上海有卖买，都是同人家合股开的。便有他现在南京一片字号里做挡手的一个人，其人姓田，号子密，是徽州人。生的又矮又胖，但是头发不多，只拖了一根极细极短的辫子；因此众人就送他一个表号叫“田小辫子”。这田小辫子做了十几年的挡手，手里着实有钱。近来忽然官兴发作，羊统领便劝他道：“如要做官，捐个同、通到江南来，有我的面子，无论那个道台跟前托托，差使是一定有的。”无奈田小辫子在南京住久了，磕来碰去的官，道台居多；他便有心爬高，官小了不要做，一定要捐道台。他自己拿钱捐官，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只好听其所为。等到上兑之后，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又替东家找了一个人接手，他便起身进京引见。

他东家往来的人都是官场，他在官场登久了，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官场的规矩应该是在行的了；谁知大谬不然。不要说别的，单说他进京引见的时候，有人请他上馆子吃饭，他到的晚了，大伙儿已入了座，还有叫的条子亦在那里；他进门之后，见了人就作揖，见了相公亦是作揖。后来人家问他：“怎么你见了相公要如此恭敬？”他说：“我看见他们穿着靴子，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时候，那些局子里当差的老爷们都是天天穿着靴子的，我见了他们，疑心他们是部里的司官老爷才从衙门里下来。他们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横竖‘礼多人不怪’，多作两个揖算得甚么！”自己做错了事，人家说说他，他还不服。诸如此类的笑话，也不知闹出多少。

等他到省之后，齐巧这江南的藩司、粮道、盐道统通换了新人，他一个也不认得。这天大早，头一个上制台衙门，到了司、道官厅上。人家是晓得制台脾气的，总要打过九点钟才上衙门。他一进官厅，就在炕上头一位坐下。后来等等大家不来，他便不耐烦，独自一人坐在炕上打盹，穿着簇新的蟒袍补褂，身子一歪就睡着了。睡了一会，各位候补道也有有差使的，也有没有差使的，霎时间络络续续来了五六十位。号房看见别位大人来到，方才把他推醒。他一只手揉眼睛，却拿一只手满身的乱抓，说是炕上有臭虫，把他咬着。说话间定睛一看，一见来了许多人，把他吓了一跳。幸亏全是候补道，其中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连忙下炕，一一招呼。招呼之后，正待归坐，却见一个人走了进来，也是红顶花翎，朝珠补褂。他却不认得这人是谁，见了面，一揖之后，忙问：“贵姓？”那人说：“姓齐。”接下来又问：“台甫？”旁边走上来一位候补道，是羊统领的熟人，曾经托过他招呼田小辫子的；这位候补道忙把田

小辫子一拉，说了声“这是方伯”。田小辫子连忙应声道：“原来是方翁先生，失敬失敬！”藩台也不理他，径自坐下。

这个挡口，外面又进来一个人，大家都认得是两淮运使，新从扬州上省禀见的。众人见了，一齐都招呼过。独有田小辫子，又顶住问“贵姓、台甫”，运司说了。接着又问“贵班”，运司亦看出他是外行，便回了声“兄弟是两淮运司”。谁知田小辫子不听则已，及至听了“运司”二字，那副又惊又喜的情形，真正描画不出。陡然把大拇指头一伸，说道：“啊哟！还了得！财神爷来了！”大众听了他的话都为诧异，就是那位运司亦楞住了。只听得田小辫子说道：“你们想想看：两淮运司的缺有名的是‘一个钟头过来一个元宝’。一个元宝五十两；一天一夜二十四个钟头，就是二十四元宝，二十四元宝就是一千二百两。十天一万二千两；一个月三十天，便是三万六千两；十个月三十六万，再加两个月七万二，一共是四十三万二。——啊唷唷！还了得！这们一个缺，只要给我做上一年就尽够了！”他正说得高兴，忽然旁边有他一个同寅插嘴道：“有如此的好缺，怎么给人家做人家还不肯要呢？”众人忙回：“给谁谁不要？”那人说道：“就是那个唐什么先生，不是有旨意放他这个缺，他一定要辞不做吗？”又一个人说道：“唐某人呢，本来是个大名士。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银钱看轻些，任你是甚么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而且现在的这个运司缺亦比前差了许多。”田小辫子道：“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众人见他说的穷形尽致，也不理他。

停了一刻，约摸已有十点打过，制台在老祖前应做的功课一一停当，方才出外见客。头一班司、道进见。田小辫子是初次禀到的人，于是随着一同进去，见了制台。一切礼节全是隔

夜操练好的，居然还没有大错，不过一件毛病不好，是爱抢说话，无论制台问到他不问到他，他都要抢着说。幸亏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倒也并不动气。见过一面之后，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说他的坏话，说他是生意人出身，官场上的规矩都不懂得。制台道：“还好，尚不失他的本色。这种人倒是老实人，是不会说假话的。而且他在南京年代多了，有些外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倒好问问他。究竟他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谅来不敢蒙蔽我们。”藩台见制台如此，亦没有别的说话。等到公事回完，只好退了下来。

第三天又一同上院。凑巧同见的有营务处上的一位道台。制台朝着这位道台说道：“现在营制太不讲究。就以羊某人所带的几营而论：有一营一半是德国操，一半是英国操；又一营全是德国操，忽然当中又搀了些长苗子。这长苗子是我们中国原有的，如今搀在这德国操内，中又不中，外又不外，倒成了一个中外合璧。我兄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怕心烦，总要诸位费心帮帮忙。羊某人也是马马虎虎的，你们总得说说他才好。还有此一件习气最不好：我每逢出门，看见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枪倒掬在肩膀上，那一头也有拴一把雨伞的，也有挂一双钉鞋的，真正难看！”制台说到这里，那个营务处道台还没有答腔，田小辫子抢着说道：“不瞞大帅说：职道在敝居停羊某人营里看得多了，德国操的洋枪都是例掬的。大帅倒不必怪他。”

制台听了，也不去理他，只同那个营务处上的道台说话。一会又说道：“新近有个大挑知县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些营务事情，如非亲身阅历，决不能言之中肯。”田小辫子又插嘴道：“职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处久了，有年职道同敝居停谈起这件事，职道

拟过几条条陈，很蒙蔽居停说好。明天倒要抄出来送给大帅瞧瞧。”制台道：“你有什么见解，尽管写出来。”田小辫子又答应了“是”。等到院上下来，便把从前在店里专管写信的一位朋友请了来，同他商议。他自己拿嘴说，那个朋友拿笔写。写了又写，改了又改，足足弄了十六个钟头，好容易写了一个手折；其中又打了几个补钉。

到了次日上院，齐巧这日制台感冒，止辇不见客。田小辫子扑了一个空，心中甚是快快，便同巡捕官说道：“我是来递条陈的，与别位司、道不同。老师既不出来见客，可以带我到签押房里独见的。”巡捕官道：“老师今天连老祖跟前的功课都没有做，此刻刚正吃过药，蒙着两条棉被在那里出汗。早有吩咐，统通不见，请大人明天再过来罢。”田小辫子无奈，只得闷闷而回。谁知制台一连病了五天，就一连止了三天辇门。田小辫子要见不能见，真把他急得要死。

到了第六天，制台的病稍为好些。因为江南地方大，事情多，不好不出来理事，于是由两三个跟班的架着，勉强出来会客。田小辫子跟了一班司、道进见。自然是藩台同着盐、粮二道说话，问：“老师今天可大安了？”制台道：“病是好了，不过觉着没有气力。到了我这样的年纪，算算不大，怎么一病之后，竟其如此无用？”别人尚未开口，田小辫子先抢着说道：“老师白天忙，晚上忙，早晨有早晨的公事，晚上有晚上的公事；人有多少精神，禁得起如此的磨呢！老师总要保养保养才好！”他说的原是真话。不料这位制台上房里一共有十一个姨太太，听了他话，一时误会了意，沉吟了半天，忽然说道：“老兄的话很不错。但是兄弟姬妾虽多，这两年因为常常在老祖跟前当差，一直是斋戒的，怎么还会生病？”田小辫子连忙接口道：“职道说

的公事是老师天天办的公事，并不是……”说到这里，也咽住了。

制台见他说话莽撞，心上好不自在，半天不响。正想端茶送客，忽然田小辫子站起来，从袖筒管里掏出一个手折，双手奉上制台，说道：“这是上回老师吩咐拟的条陈，职道已经写好了五六天了，带来请老师过目。”制台说了半天的话，早已力倦神疲，恨不得他们即刻出去，好到上房歇息。偏偏田小辫子要他看条陈。他要待不看，无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惯的了，一时又放不下脸来。只好打起精神，把手折接了过来，挣扎着大略看了一遍；两手拿着手折，禁不住瑟瑟的乱抖。藩台怕他劳神，便说：“大帅新病之后，不可劳神，条陈上的事情过天再斟酌罢。”

谁知田小辫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道：“兄弟这个条陈，是大帅五六天前头吩咐的。”一面说，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拿手指着条陈，说道：“大帅，条陈不多，只有四条。大帅请看这第一条。”此时制台正被他弄得头昏眼花，又见他自己离位指点，毫无官体；本来就要端茶送客的，如今见他这个样子，例要看看他的条陈如何再讲。但是头里发晕，虽然带了眼镜，也是看不清楚，便道：“你说给我听罢。”田小辫子一听大喜，忙把手折接了过来，双手高捧，站在地当中，高声朗诵。未曾念满三行，已经念了好些破句：原来替他做手折的人，其中略为掉了几句文，所以田小辫子念不断句。制台听了不懂，便问大众：“诸公懂他的话不懂？”各位司、道都不言语。

制台道：“你老实讲给我听罢，不要念了。”田小辫子便解说道：“职道的第一条条陈是出兵打仗，所有的队伍都不准他们吃饱。”制台道：“还是要克扣军饷不是？俗语说的好，‘皇帝不差饿兵’，怎么叫他们饿着肚皮打仗呢？”田小辫子道：“大帅不